

读书五问

新华社记者



图为4月23日,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龙山街道宜坛后农家书屋,龙山街道幼儿园的孩子们在体验电子有声阅读。(新华社发)

4月23日,世界读书日。
读书,是亘古不变又常谈常新的话题。有人靠读书改变了命运,有人因读书让生命变得辽阔,有人由读书奔向“诗和远方”,有人在书中获得了幸福和力量……
今天,我们选择五个问题,与你探讨关于读书的那些事。

读纸还是读屏,今天你读书了吗?

清晨7:08,上班族小齐准时踏上开往宋家庄方向的北京地铁5号线,点开阅读软件,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。通勤的近一小时中,她读完了《山河故人》最后几章,随后走出地铁站,踏进春光里。

今天,你还读书吗?第20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,2022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4.78本,人均电子书阅读量3.33本,均较上年有所提升。

纸张还是屏幕?数字时代的追问,折射出当今人们阅读选择和生活方式的多元。

最开始,小齐读的是纸质书,那给她一种“物理上的成就感”。后来,因为地铁上太拥挤,小齐购入轻薄的电子阅读器。再后来,不爱背包的她选择在手机上看电子书。

在北京大学从事基层传播和新闻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张慧瑜,则至今保留着逛书店、买纸质书的爱好。

走进他的办公室,映入眼帘的,是铺天盖地的书——从脚边“生根”,与天花板“亲吻”。藤萝掩映之中,书橱充当隔断,这里是学者阅读、研究的一片天地。

“记得读博士时,我把书放在床的靠墙一侧,让渡一部分床铺的位置,每晚和书挤着睡。”张慧瑜说,回校任教后,逛书店、捕捉新的学术动向更成为他每周雷打不动的活动。

书卷多情似故人,当选择渐趋多元,书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?

春日夜晚,山西太原的退休工程师程爱琴思绪,随有声书播讲者的娓娓讲述,来到遥远的西部——“又记得在夏牧场上,下午的阳光浓稠沉重……”程爱琴感觉,虽然是听书,但拓宽了眼界,也获得一种日常的纾解和陪伴。

一位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博士生说,他特别喜欢买旧书,“通过页边的批注同几十年前的读者共读,这种跨时空的共鸣让我心生感动。”

2020年9月,硕士研究生秋鹏在张慧瑜首次开设的传播理论课上接过一本小说,作为课堂报告的奖励,“后来每次上课我都充满期待,今天慧瑜老师又带来什么书?”

在张慧瑜看来,书作为一种精神联结和意义传承,魅力始终未减。“书籍是对知识系统性的归纳收集。即便向电子书、有声书不断衍生,这一集合形式没有改变。”张慧瑜说。

重情怀还是要市场,实体书店生存之道何在?

今年是复旦旧书店营业的第24年。店主张强介绍,店里平均每天能卖出约三百本书。

一家体量不大的书店为什么能有这样的销量?

张强分析,一个原因是价格。“我们绝大部分书,无论放到哪个平台都相对便宜。”而最体现店主能力的是,收书时对价格的平衡把控,不能太贵,也不能太便宜,这样才能让书店长期运转。

尽管书卖得很好,张强依然觉得开书店不是个好生意,房租太高,利润太薄,但他坚决不在店里卖利润更高的咖啡、文创,“我要让年轻人看到传统的书店到底什么样”,说起开书店,张强无奈又自豪。

2023年,实体书店的市场份额在图书销售中进一步降至11.93%,但仍有新书店不断开张,并找到了生存之道。例如,2023年2月,在上海陆家嘴诞生的混知书店,店主是畅销书“半小时漫画”系列的作者混知团队。

书店开业刚满一年,已经接近盈亏平衡点。“我们的生存之道就是让顾客进来逛两圈便能掌握知识。”混知文化联合创始人罗润洲说。

混知书店有项独家活动备受好评——由“半小时漫画”主创团队带领客人们画知识,让大家学知识的同时,习得知识可视化的方法。此外,书店还在探索“混知+城市共创”,与地方合作,用漫画讲述城市的知识,展示到书店中。

今年3月底,北京中关村大街上,风入松书店的重新开业吸引了众多爱书人的视线。

1995年,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王炜联合一批学者创办风入松书店,并将其打造成“京城文化坐标”。2011年,迫于经营情况,风入松停止营业。

13年过去,风入松因何“重生”?书店主理人丁永劭告诉记者,风入松的重生更多是出于情怀。一位受益于老风入松的北大校友,创业成功后,抱着感恩之心发起了书店的重启。

老店新开,传奇续写。风入松的“重生”像一则寓言,告诉人们,美好之物终有后续。

被唱衰了十多年,实体书店没被电商打垮,也没被时代淘汰。“如果给现在的实体书店找一个主题词,我认为‘创新’。”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长程三国说。他认为,中国实体书店经历了只卖书的1.0时代和融入咖啡、文创等业态的“书店+”2.0时代,已经迈进探索更多可能性的3.0时代。

打卡地标还是文化殿堂,图书馆变了吗?

周六清晨,中国国家图书馆。家住附近的刘先生带着电脑,早早加入等待入馆的读者队伍。

在周末抽出半天时间来国家图书馆阅读,是刘先生坚持多年的习惯:“家里也挺安静,但我更愿意来国图。这里有一种氛围,可以让我更好地沉静下来。”

这里没有高墙、不设院门、无需预约,只要你愿意来,随时都可以走进,用最低的成本去接近“高尚的灵魂”。

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,研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《社会主义史》等书籍;年轻的沈从文曾在京师图书馆刻苦自学,通过广泛阅读,不断汲取文学养分;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,曹戾写出了经典剧作《雷雨》……

近代以来,图书馆作为知识启蒙、传播思想、孕育文明的重要场所,从中走出了一位位名人大家,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。

时至今日,人们依然活跃在图书馆里,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与图书馆相遇。这正是图书馆特有的魅力——一方承载着“传承文明、服务社会”初心和追求的空间。

这份发源于图书馆的美好,传递到了祖国最南端的学校——海南省三沙市永兴学校。

学校在学生上课、吃饭、活动的区域沿线打造了“流动式图书馆”,在图书角、图书吧、阅读小屋、儿童之家、亲子阅读之家等阅读场所,放置了8000多册图书和电子绘本,学校旁边的三沙市图书馆也免费向学生开放,让孩子们随时随地有书可读。

阅读,浸润幼小心灵,孩子们学到知识,学会了思考与表达。“永兴岛不大,但当孩子们走进图书馆,在书中能看到比眼前更辽阔的星辰大海。”学校业务副校长郭兴说。

今天,图书馆早已突破了校园的局限。数据显示,我国公共图书馆数量从1949年的55个增加到2022年末的3303个。

广内街道公共图书馆坐落在北京胡同里一个宁静的角落。在这个占地约600平方米的图书馆里,有各类图书5万多册,是社区的文化空间。

“去年前10个月办了3800多张读者卡,今年仅前3个月,就借出1.2万多册图书。”图书馆馆长任艾介绍,图书馆还定期举办科普讲座和非遗手工体验课。未来,她希望能为读者提供更大的空间、更智能的服务、更丰富的文化活动,让图书馆触手可及。

记录感受。

都靓表示,深度阅读有时像一场搏斗,开始并不愉悦,但最终会有收获。

束之高阁到走向大众,古籍何以“活”起来?

在某平台自营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官方旗舰店上,王国维辑校《竹书纪年》位居销量榜首,单价10元,好评如潮。书友留言:“普通读者通过这种方式直面古籍,获得启迪,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”

古籍数字化,让实体书爱好者获得充足供给,也为线上阅读开启方便之门。

《永乐大典》高清影像数据库(第一辑)在古籍数字化平台“识典古籍”正式上线,免费面向公众开放,曾居于深宫的厚重典籍,成为了百姓触手可及的文化食粮。

从“一册在手”到“一屏万卷”,对学者来说,缩短了学术成果的生产周期,深刻改变了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;于读者而言,在翻越时光而来的智者叮咛中,以更广阔视角,看待此身、此生和世界。

康熙十六年,京师。“你”初入钦天监天文科。观象台上,“你”站在南怀仁身边,斗转星移间,你们共同将各星图连接,四象星图依次浮现在眼前。

这是玩家能在线上超现实看展体验项目《古籍寻游记》第二部《明清档案:钦天监南怀仁题本》中体验到的“穿越”。

虚拟现实、数字展厅、智慧讲解……新技术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博物馆,古籍“走进”人间,人们“步入”古籍。

出门旅行,《黄山志》摇身一变成绝佳的旅行指南;《食医心鉴》等传统食谱成为店家的特色宝典;《古今碑帖集成》《芥子园画谱》中的审美元素,融入文创纪念品而成为游客首选。

“传统古籍所表征的‘知识仓库’正以各类‘金蝉脱壳’的方式进入现代社会,实现新的扬弃。”故宫古籍保护鉴定专家翁连溪表示,只有吸引更多年轻人了解古籍、爱上古籍,才能让古老的中国文化充满新的生命力。

“耕读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。”中华典籍千年一脉,生生不息。

无论阅读形式如何更迭,无论阅读时空怎样变幻,“开卷有益”永不过时。(详见版内2024年4月23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报)

(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)



院校园看书。图为4月23日,一名大学生在甘肃河西学院(新华社发)

数字化时代,在人们阅读习惯日渐改变、网络电商抢占图书零售市场的双重背景下,实体书店遭遇巨大挑战。

一些书店坚守本色,也有书店悄然转型。关闭与重张之间、变与不变之间,实体书店的独立价值也被重新审视。

第二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发现,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倾向进一步增强,手机阅读成为主要形式。“数读”比“纸读”更受青睐的背景下,选择“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”的成年国民不足半数。

在某问答社区上,一则“为什么大家不愿意选择纸质书”的帖子下,有网友回复:“坐地铁、挤公交,电子书可以随时读”,也有网友坦言:“下班回家只想刷短视频,根本想不起拿本书读读”。

除了阅读习惯的改变,实体书店的市场销售也受到网络电商的巨大冲击。

数据显示,过去一年,短视频电商成为仅次于平台电商的第二大图书销售渠道,实体书店的市场份额进一步降至11.93%,仅占1成多。资深业内人士三石认为,低价直播模式对实体书店销售冲击巨大。有业内人士表示,线上图书价格比线下平均低20%左右。

此外,不容回避的是,一些书店从书籍种类、服务质量到环境,都无法满足当下消费者的需求。

天津市一位实体书店负责人说,实体书店租金等运营成本较高,往往靠“图书+X”的运营模式,引入咖啡、文创、轻餐饮等才能勉强收支平衡,“多元经营下,一些书店不重视图书质量,什么好卖摆什么。”

有读者告诉记者,带着孩子去书店选书,发现书品“参差不齐”,甚至有不宜儿童阅读的图书摆放在少儿图书区。

转型之路怎样走?

近年来,实体书店正历经前所未有的转变。

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告诉记者,目前实体书店转型呈现“四大转变”——从单纯卖书向提供阅读服务的转变、从卖场到阅读空间的转变、从线下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转变、从单一经营到多元化经营的转变。

全国实体书店联盟计划“书萌”发起人孙谦说,实体书店可以帮读者更方便地找到心仪的书,也能成为交友和思想交流的平台,具备打造线下优质社交的优势。

同济大学建筑设计专业学生沈含章说,现在不少书店空间美、有个性,活动丰富,体验超值。

近两年来,一些读者开始回归实体书店。“线下场景中,产品、服务与消费者的接触是直接的。”三石说,实体书店是连接人与人、人与书、人与作者、人与活动的阅读与社交空间,这是虚拟的网络空间无法给予的。

今年1月举办的2024中国书店大会以“创新,重塑书店价值”为主题,鼓励书店创新管理、创新服务、转变思路。孙谦说,书店经营形态正在从“以货为本”向“以场为本”进而向“以人为本”转变。

在上海文艺氛围浓郁的长乐路上,朵云书院·戏剧店成为戏剧迷们的“天堂俱乐部”。他们不仅可定期获得戏剧大咖的推荐书单,还能参加剧本朗读会,在书店里的“小剧场”参加演出。戏剧店提出“创意共生”口号,孵化原创戏剧,与各类艺术院校携手变身“产学研”基地,探索根据热门题材生成并反向输出戏剧作品。

“每一间书店,都要让读者找到热爱的理由。”上海世纪朵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凌云说,实体书店经营不易,一直在努力创新。现在的书店更像书房、讲堂、展厅、剧场、会场、文苑、客厅……书店运营者集图书发行商、文化服务商、空间运营商“三位一体”。

留住读者最终靠什么?

数字化浪潮下,人们的阅读习惯悄然改变,读书的时间、空间也不断压缩。那么,人们究竟为何要去书店?实体书店是否仍有存在的意义?

同时,当书店凭借“高颜值”成为“网红店”,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和咖啡甜点代替书籍成为“主角”,人们也在思考:书店的独立价值与核心竞争力在哪里?

刚刚过去的3月,北京海淀,被誉为“百万学子大书房”的中关村图书大厦重新开业。相隔不远,北大老牌书店“风入松”归来。被称为“爱书人的港湾”的万圣书店,也凭借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图书资源,持续吸引大批读者。

业内人士认为,提升“选品特色”是书店的灵魂。实体书店可以靠“颜值”吸引读者,但最终能留住读者的仍是“内涵”。天津市河西区图书馆副馆长徐琳琳表示,图书选品要经过调查、筛选等,贴近读者需求,只有保持独有的“选品特色”,才能吸引更多读者。

近年来,一系列扶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政策陆续出台。2023年发布的《关于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通知》提出,支持实体书店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,引导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,鼓励实体书店参与公共阅读资源建设。

业内专家提出,实体书店要想更好活下去,还需更多打造数字化阅读无法替代的线下沉浸式阅读体验,让书店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

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马瑞洁认为,“即使在互联网时代,人们也不能把所有生活都留存于虚拟空间,依然需要与‘附近’建立联系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书店可带给读者更丰富的‘在场’体验。”

在三石看来,当下大部分实体书店零售模式仍是传统的先开店、后进货、再卖货的模式,即场、货、人模式,而新的商业模式是先精准获客,其次留存,然后转化,即人、货、场模式。同时,实体书店零售和销售方式要从“物以类聚”向“人以群分”转化。

不少受访专家认为,书店应进一步深入百姓生活场域,走入街道社区、乡村农家,在进一步明确服务对象的基础上,降低运营成本。“离开城市中心的商圈,走向更广阔的基层,或许可以赋予书店新的发展契机和生命力。”马瑞洁说。

“书店是城市里的文化之光,是不可或缺的精神绿洲。对于爱书人来说,书店是不灭的理想。”孙谦说。书店连接着文化空间、社会空间、精神空间,只有坚持以知识服务为宗旨,以大文化为目标市场,才能成为读者心中永远温暖的那束光。

(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)

数字阅读时代,实体书店如何突围?

新华社·新华视点·记者 史竞男 孙丽萍 白佳丽